

#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刍议

冯宝成

(齐鲁理工学院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进行古音学研究, 不仅是因为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属性库的设计符合古音学研究的要求, 还缘于它能够大量汉字考辨资料和便捷的统计功能。但限于其性质, 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在研究的广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古音面貌的比较研究时会遇到较多障碍。因此,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在材料选取阶段要将同义词互代、字形讹误等不属于古音通假的材料剔除, 在字料信息标注阶段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字料声韵信息标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文章以字书字料库为研究工具对李方桂先生的明母研究成果以及王力先生的古韵 30 部小类划分结果进行了验证, 证明了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能够在部分古音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应用前景较为广阔。

**关键词:** 字书字料库; 本借关系界面; 古音学; 研究工具

**中图分类号:** H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3)04-0067-08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11

## Study on Paleo-phonolog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Interface Between Orthograph and Borrowed Graph of CCFDDt

FENG Bao-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paleo-phonology i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interface between orthograph and borrowed graph of CCFDDt, because it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leo-phonology research, but also can provide a large amount of Chinese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data and convenient statistical functions for paleo-phonology research. However,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CCFDDt,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the breadth of the study, and many obstacles will be encountered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Therefore, the materials that do not belong to paleo-phonology, such as synonym substitution and form errors etc., should be removed during the material selection stage. In the stage of character information annotation, scientific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 material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annot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CCFDDt as a research tool to verify Mr. Li Fanggui's research results and Mr. Wang Li's classification of the 30 sub-categories of ancient rhymes,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interface between orthograph and borrowed graph of CCFDDt can play an important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YY018)

**作者简介:** 冯宝成(1996—), 男, 辽宁凌源人,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为汉字学、训诂学。

role in some of the paleo-phonological research, and it has a promis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Form Database of Dictionary (CCFDDt); the relationship interface between orthograph and borrowed graph; paleo-phonology; research tools

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具有时空差异性,总结差异、对古音系统进行构拟是古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古音学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包括先秦韵文、《说文》谐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通假字等,其中通假字是古音学研究中较为可靠的材料。陆宗达、王宁在《训诂方法论》中指出:“所谓的‘通假’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字现象:一是同源通用字;二是同音借用字。”<sup>[1]</sup>音同音近原则是判定同源通用字与同音借用字的重要原则,同源通用字的发源字与孳乳字之间以及同音借用字的本字与借字之间存在着古音上点对点的关联,保存了很多可靠的古音线索,这为古音构拟、古音分部、韵部小类排序、古音演变探讨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材料和佐证材料。目前学界关于古音学的研究成果多基于各种语言材料的举例性论证,这种方式虽然更加注重语言材料的多样化,以显示某种语言规律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也往往会忽略语言材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字书字料库字料本借关系信息的标注是以学界认可的通假字研究成果为材料而进行的,既包括同源通用字材料,也包括同音借用字材料。因此待字书字料库汉字本借关系界面的标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可借助它对已有的古音研究成果进行验证,亦可有所突破,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拟以渤海大学字书字料库(CCFDDt)为例,对基于其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将字书字料库应用于古音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总结,最后开展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上古音研究实践,力求展现其在古音学研究方面蕴藏的巨大潜力。

## 一、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局限性分析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

究是字书字料库应用方面的一个崭新的设想,同时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新的思路。通过对字书字料库属性与功能进行分析发现,将其本借关系界面作为古音学研究的工具是具有可行性的,但在部分古音研究的操作过程中将会面临一些困难,同时在研究的广度方面也会有一定局限性。

### (一)可行性

将字书字料库应用于古音学研究当属人文计算范畴。所谓人文计算,是指“运用电脑技术建立语音材料数据库来做统计、比较、分析,从而发现规律并提升理论”<sup>[2]8</sup>。这一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字书字料库具有存在设计优势的本借关系属性库、丰富的汉字资料以及便捷的统计功能等方面。

#### 1. 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属性库的设计优势

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属性库是汉字本借关系信息的载体,属性库的设计优势首先体现在字段设置上。目前,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属性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字头信息、本借关系判定信息、本借关系分类信息,其中与古音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本借关系判定信息中的“主字头声纽”“主字头韵部”“辅字头声纽”“辅字头韵部”“声纽关系”“韵部关系”等字段,以上字段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相关字料的上古声纽、韵部以及声韵关系信息,是基于字书字料库进行古音学研究的基础。声纽和韵部信息的标注主要采用学界普遍认可的王力先生的上古 33 声母系统以及 30 韵部系统,在标注时可以由人工操作计算机自动导入经筛选确认的通假字本字与借字的古音信息,为研究者节省了时间。同时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还设计了本借关系类型字段,对本借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研究者可通过此字段探查不同类型通假字本字与借字在声纽或韵部关系构成上的差别,为古音学研究提供诸多帮助。

2. 字书字料库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多样化的资料

字书字料库字料信息来源于可靠的字书、字典、汉字考释成果等,所提供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在基于出土文献通假字进行上古音研究时,诸多传世文献罕见的疑难字形的考释工作及借字所对应本字的确认工作是两大艰难任务。杨建忠认为:“多数研究上古音的音韵学者因缺乏系统的古文字学知识而不能利用古文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造成以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的诸多困难与成果的不理想。”<sup>[3]</sup> 疑难字形的考释与字际关系的沟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很多疑难字形的形成都是由于字际关系沟通不足导致的,“沟通字际关系,需要分析字形及其演变规律,善于进行类比和综合,而且其结论的确立离不开大量文献(包括语篇文献和字书文献)的支撑”<sup>[4]</sup>。使用字书字料库进行古音学研究可利用其提供的大量字料文献信息与疑难字形考释成果,为出土文献中疑难字形的考辨以及文献中借字所对应本字的确定提供丰富的资料,这为基于出土文献通假字的古音学研究的材料搜集整理提供了诸多便利,也为以古音学与古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字书字料库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便捷的统计功能

传统的古音研究多以通假字材料作为佐证,主要采取举例论证的方式进行,上古声母研

究诸如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的“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等皆是依据古籍中通假、谐声、异文等材料总结形成的。随着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很多古音学研究的新方法应时而生,其中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对通假字本字与借字的声纽及韵部情况进行定量统计,一方面可以验证或修正已有的古音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可通过对统计所得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得出新的古音学研究结论。基于字书字料库进行的古音学研究主要运用此方法,利用其便捷的统计功能,可以统计所选取的通假字字料本字和借字间声纽或韵部的具体情况及各自所占比例,考察不同声纽或韵部间的亲密程度。若两声纽或韵部间通假频次较高,则说明它们的关系亲密程度高,字书字料库统计界面如图1所示。相较于传统的以人工计数方式进行的基于通假字的古音学研究,基于字书字料库的古音学研究具备以下三个优势:其一,研究效率更高,字书字料库是依托计算机来对本借字头声韵信息进行处理,其统计效率较高,为研究者节省了时间;其二,研究结果的准确度更高,利用字书字料库进行的数据统计,结果误差更小,所得结论更准确;其三,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字书字料库依托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可处理传统人工统计方式难以完成的海量数据,相关材料数量越多,研究结果就越具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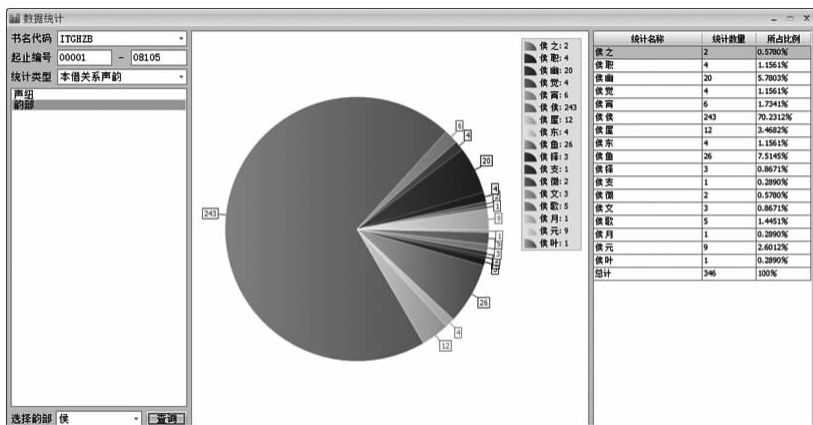


图1 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声韵信息统计示意图

## (二) 局限性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在研究效率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普遍性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限于字书字料库的性质,其本借关系界面在古音学研究的广度上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现存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难以满足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来源的出土文献中的通假字或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通假字声韵状况比较研究的需要。通假关系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特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通假字、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通假字或不同时期通假字的整体情况所反映出的语音状况会有所差别。声韵状况的比较研究在考订不同时期声纽及韵部的情况、总体把握不同时期的语音状况、总结历时的声韵演变规律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对于本借字头的系联是基于字书、字典、专门的通假字字典等材料进行的,是对字头所携带的本借关系进行的整体性系联。限于字书字料库的形式与汉字本借关系的特点间存在的矛盾,本借关系界面的标注环境不能对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文献中的汉字本借关系进行分别标注、处理,自然无法满足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来源出土文献内部通假字或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通假字的声韵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

其二,由于本借关系界面的字头以字形作为区别性特征,因此无法将形体相同、古音不同的字形分别进行标注和统计。不同文献例证中存在同一组字可以构成不同类型的本借关系的情况,且其中某一字在不同文献例证中还可能存在古音两读的情况,这需要在标注时分别进行标注,在上古音数据统计阶段也需分别进行统计,但目前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的标注环境还无法做到这些,需要研究者将其提取出来,在字书字料库所得统计数据结果上加入其不能处理的小部分数据。不过,构成本借关系的两字中的一字在不同文献例证中古音两读的情况比较少见,研究者可自行处理,并不会严重影响统计效率与统计结果的准确性。

综上,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属性库的设计符合古音学研究的要求,同时还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大量汉字考辨资料和便捷的统计功能。但限于字书字料库的性质,其本借关系界面在研究的广度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古音面貌进行比较研究会遇到诸多障碍。

## 二、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利用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进行古音学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流程,即材料选取、字料标注、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汉字通假关系内涵丰富复杂,外延交叉模糊,因此在古音研究材料的选取以及字料信息的标注这两个流程中要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选研究材料,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 (一) 材料选取阶段

在材料选取阶段,需要对所选取的通假字字典或相关通假字考释成果进行筛选,初步筛选出明显不构成古音通假关系的字头。因各家对于通假字内涵的界定有一定差别,通假字字典或综合性字典、辞书所收通假字的质量难免参差不齐,很多并不构成通假关系的字或不能作为古音研究材料的通假字会被收录其中,需要在信息标注前对所选取的通假字材料进行筛选,将其中包含的同义词互代、字形讹误等明显不构成古音通假关系的材料从中剔除。

同义词互代是指被字典、辞书、通假字字典判定为通假关系的两字在文献中常通用,但通用的基础不是音同、音近的借用,也不是汉字孳乳分化导致的同源通用,而是两字具有共同的常用义,因此本借字各自在文献中出现时,所谓“借字”的字义并不与句义产生矛盾,为本字本用,因此互相也就不构成通假关系。如:“乘”与“趁”,《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乘,通‘趁’”,利用,凭恃,仗。”<sup>[5]</sup>将两字判定为通假关系。其实不然,利用、凭恃、仗等义都为两字的常用义。《说文·桀部》:“乘,覆也。从入桀。”<sup>[6]</sup>其甲骨文字形作“𠂔”,从大(人)从木,表示人登在树

上。后引申出乘坐、凭借、倚仗等义,在古代文献中用例颇多,是其常用义,如《孟子·公孙丑上》中的“虽有智慧,不如乘势”<sup>[7]</sup>,《汉书·贾谊传》中的“乘今之时,因天之助”<sup>[8]</sup>等。《字汇·人部》:“乘,趁也。又因也。”<sup>[9]</sup>在古籍文献中“趁”“乘”“因”三字皆可表利用、凭恃、倚仗等义,是同义词,且在文献中并不属于临时性的借用,不能作为古音通假材料进行古音学研究。

字形讹误是指部分古籍文献中出现某字形的常用义不能贯穿上下文义的现象,被前代训诂学家注为某字的通假字,若所注“通假字”与其“本字”字形相近,但读音无关,那么该字很大概率就是字形讹误,不能判定两者构成通假关系,也就不应被当作古音学研究的材料。若两字既字形相近,又读音相同或相近,那么它们既可能是字形相近导致的讹误,又可能是本有其字的通假,此时就要贯彻本借关系判定原则中的社会性原则,积极寻找相关文献例证,根据相关例证的数量进行分析判定,如若仅此一例,且两字古音声韵皆近,则对于两字构成通假关系的判定存疑,不应将其作为古音学研究的材料。

## (二) 字料标注阶段

字料标注主要是将所选取的应用于古音学研究的通假字材料的声韵信息标注在本借关系界面。在声纽、韵部、声纽关系、韵部关系标注前的古音信息确认过程中常出现本字或借字声纽或韵部标注无直接参考资料、本字或借字为多音字的情况。

部分本字与借字在本借关系界面中无法自动匹配上古声纽及韵部,需要查询字料通假关系系联所依信息的来源,即上面谈到的通假字典、字典、辞书或音韵学工具书等。一部分字头在《汉语大字典》中仅注明中古音,这时可依据中古音上推其上古音。但部分字头较为生僻,若以上谈到的音韵学工具书和字典中均未收录,则需要依据“同谐声者必同部”原则进行标注。此原则是段玉裁提出的,适用于主字头声纽、主字头韵部、辅字头声纽、辅字头韵部的标注,这是因为“即使同谐声不同部,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同谐声读音必然相关或相近”<sup>[10]</sup>。主

要操作流程为:首先搜集与其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其次探查它们的上古声纽、韵部地位,最后以此类推推出需要标注汉字的上古声纽、韵部地位。

部分构成通假关系的本借字字头有多音的情况,即不同的意义有不同的读音。针对这种情况,在标注时应严格遵循“以义标音”的标注原则,即根据文献例证上下文意义猜测构成通假关系字头所承载的词义,根据词义确定其读音。比如,“分”与“封”构成通假关系,“分”有两读,意为“名位、权责”时,为并纽文部,意为“分开”时,则为帮纽文部,《荀子·正论》中有“是非之封界”<sup>[11]</sup>,根据文义断定此处“封界”当为“分界”,则“分”在本借关系界面辅字头声纽、辅字头韵部字段应分别标注为“帮”“文”。

## 三、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示例

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是以构成本借关系字组声韵状况的数据统计为基础的,我们选取了在渤海大学字书字料库(CCFDt)本借关系界面中已经标注完成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统计范围,标注信息来源于王海根的《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中舒等的《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等字典,标注前将其中包含的同义词互代、字形讹误等不属于上古音系统本借关系的字料剔除,不进行声纽及韵部的标注,以保证所得结论的科学性。下面以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标注完成的部分构成汉字本借关系字组的声纽及韵部关系为研究材料,以字书字料库数据统计界面为统计工具,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已有的上古声纽及韵部的研究成果。

### (一) 明母构成本借关系情况分析

李方桂先生提出了“唇塞音互谐,不常跟鼻音(明)相谐”<sup>[12]</sup>这一谐声原则,说明明母字不常与“帮滂並”三母字相谐。我们试图从通假字的角度通过由本借关系界面的数据统计功能所统计出的数据为此原则提供佐证。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对汉字本借关系声母进行标注时

采用的是王力先生的 33 声母系统,现利用字书字料库数据统计功能,将本借关系界面已标注完成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具有本借关系的帮、滂、並、明四母字字头调出,对其进行统计,得出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唇音声母字互相构成  
本借关系数量统计表

| 声母 | 帮   | 滂   | 並   | 明  | 合计  | 明母字占比<br>/% |
|----|-----|-----|-----|----|-----|-------------|
| 帮  | 310 | 115 | 246 | 39 | 710 | 5.49        |
| 滂  | 115 | 74  | 129 | 4  | 322 | 1.24        |
| 並  | 246 | 129 | 308 | 9  | 692 | 1.30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明母与同部位唇塞音间有着非常明显的界限,这一本借关系统计数据与李方桂先生所言“唇塞音(帮滂並)互谐,不常跟鼻音(明)相谐”这一谐声原则是相符合的,由此从本借关系的角度证明了李方桂先生关于明母的谐声原则是可靠的。但明母与同部位唇塞音还有一小部分可以互谐,关系较为密切,说明同部位声母虽然发音方法不同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二者亦不能截然区分开。

表 2 阴声韵—入声韵本借关系数量统计表

| 阴声韵 | 入声韵 |    |    |    |    |    |    |    |    |   |   |
|-----|-----|----|----|----|----|----|----|----|----|---|---|
|     | 职   | 觉  | 药  | 屋  | 铎  | 锡  | 月  | 质  | 物  | 缉 | 叶 |
| 之   | 51  | 2  |    | 2  | 9  | 5  | 21 | 24 | 19 | 4 |   |
| 幽   | 7   | 32 | 5  | 5  | 3  |    | 1  | 1  | 6  |   |   |
| 宵   |     | 5  | 47 | 5  | 2  |    | 2  | 1  |    |   |   |
| 侯   | 7   | 1  | 3  | 22 | 5  |    | 4  |    |    |   | 1 |
| 鱼   | 12  | 5  |    | 12 | 75 | 2  | 20 | 4  | 6  |   | 2 |
| 支   | 8   |    |    |    | 1  | 24 | 11 | 12 | 1  | 1 | 3 |
| 脂   | 9   | 1  | 1  |    |    | 11 | 5  | 25 | 4  |   | 1 |
| 微   | 3   |    |    |    |    | 3  | 4  |    | 16 |   |   |
| 歌   | 3   |    | 1  | 1  | 18 | 9  | 20 |    | 7  | 2 | 4 |

从所选本借关系材料中阴声韵与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之职、幽觉、宵药、侯屋、鱼铎、支锡、脂质 7 组是各自互为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韵部,具有明显的阴入对转关系。但在歌月组中,月部为与歌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韵部,而与月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韵部却是之部,但我们也不能判定之月两部关系最为亲密,主要原因是月部与之部在构成本借关系的数量方面远不及职

## (二)王力先生古韵 30 部中小类的对转关系分析

上古韵母的对转是指“韵腹相同的阴声韵与阳声韵、阳声韵与入声韵、入声韵与阴声韵之间的相互转化”<sup>[2]28</sup>。王力先生的古韵 30 部是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古韵分部结果,较为广泛地应用于音韵学、训诂学、汉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在王力先生古韵 30 部中存在阴入对转关系的为:之职、幽觉、宵药、侯屋、鱼铎、支锡、脂质、微物、歌月,共 9 组;存在阴阳对转关系的为:之蒸、支耕、歌元、脂真、微文、侯东、鱼阳、幽冬,共 8 组;存在阳入对转关系的为:职蒸、屋东、月元、物文、辑侵、葉谈、幽冬、铎阳,共 8 组。我们拟以相关韵部相互构成本借关系情况的统计结果为王力先生古韵 30 部小类划分中阴声韵和入声韵、阴声韵和阳声韵、入声韵和阳声韵的对转关系提供佐证。统计范围仍为本借关系界面已经标注完成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本借关系字组的韵部情况,共计 9 456 组。其中阴声韵与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者 649 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2。

部;月部与鱼部同月部与歌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相同,但歌部与月部构成本借关系者(20 组)占其与所有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者(65 组)的 30.77%,而鱼部与月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20 组)仅占其与所有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138 组)的 14.49%,相比较来讲,歌月两部关系更为亲密,因此两部具有更为明显的对转关系。同理,与物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是之部而不是微部,主要原因是所选构成阴入对

转关系的本借关系字组中之部字数量(137个)较多,而微部字数量(26个)较少,微部与物部构成本借关系者(16组)占微部阴声韵一入声韵本借关系总数(26组)的61.54%,而之部与物部构成本借关系者(19组)仅占之部阴声

韵一入声韵本借关系总数(137组)的13.87%,相比较来讲,微部与物部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两部具有较为明显的对转关系。

阴声韵与阳声韵构成本借关系者236组,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阴声韵一阳声韵本借关系数量统计表

| 阴声韵 | 阳声韵 |   |   |   |   |    |   |    |   |   |
|-----|-----|---|---|---|---|----|---|----|---|---|
|     | 蒸   | 冬 | 东 | 阳 | 耕 | 元  | 真 | 文  | 侵 | 谈 |
| 之   | 15  |   | 5 | 5 | 4 | 6  | 2 | 9  | 2 | 4 |
| 幽   |     | 2 | 7 | 2 |   | 2  |   | 7  | 0 | 1 |
| 宵   |     |   | 1 |   | 1 |    | 1 | 1  | 2 | 2 |
| 侯   |     |   | 5 | 1 | 1 | 15 | 0 | 3  |   |   |
| 鱼   |     | 1 |   | 5 | 3 | 14 | 1 | 3  |   | 3 |
| 支   |     |   |   |   | 8 | 2  | 1 | 5  | 3 | 1 |
| 脂   | 3   |   |   |   | 1 | 2  | 4 | 3  |   |   |
| 微   |     |   |   |   |   | 3  | 3 | 23 |   |   |
| 歌   |     |   |   | 1 | 5 | 26 |   | 4  | 1 | 1 |

从所选本借关系材料中阴声韵与阳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之蒸、支耕、脂真、微文、歌元5组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具有明显的阴阳对转关系。需要讨论的是侯东、鱼阳、幽冬3组:首先,与侯、鱼两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韵部皆是元部,主要原因是所选本借关系的字料中元部字占比最大,远高于其他韵部字,而与元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为歌部,足以证明两韵部相近,存在对转

关系,除元部外,东部与侯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阳部与鱼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关系最近,可以确定相互之间的对转关系;其次,幽部与冬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低于其与东、文两部数量,因所选统计材料范围较窄,依据统计结果所得结论普遍性较差,并不能验证两部是否存在对转关系。

入声韵与阳声韵构成本借关系者95组,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入声韵一阳声韵本借关系数量统计表

| 入声韵 | 阳声韵 |   |   |   |   |    |   |   |   |   |
|-----|-----|---|---|---|---|----|---|---|---|---|
|     | 蒸   | 冬 | 东 | 阳 | 耕 | 元  | 真 | 文 | 侵 | 谈 |
| 职   | 4   |   |   | 1 |   |    | 3 | 3 |   | 1 |
| 觉   |     | 1 |   |   |   |    |   | 2 |   |   |
| 药   |     |   |   |   | 4 |    |   |   |   |   |
| 屋   |     |   | 7 |   |   | 2  |   |   |   |   |
| 铎   |     |   |   | 2 | 1 | 6  |   |   | 1 |   |
| 锡   | 6   |   | 1 | 1 | 2 |    | 2 |   |   |   |
| 月   |     |   |   | 2 | 1 | 14 | 4 | 1 |   | 2 |
| 质   |     |   |   |   |   | 1  | 1 | 2 |   | 1 |
| 物   |     |   | 1 | 2 |   | 3  |   | 4 |   |   |
| 辑   |     |   |   |   |   |    |   |   | 3 | 1 |
| 葉   |     |   |   |   |   |    |   |   |   | 2 |

从所选本借关系材料中入声韵与阳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职蒸、屋东、月元、物文、辑侵、葉谈6组构成本借关系数

量较多,具有明显的对转关系。需要讨论的是觉冬、铎阳两组关系:首先,与觉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为文部(2组),大于觉冬(1组),

但文部与物部构成的本借关系数量是其与觉部的两倍,因此觉部只能与冬部形成对转关系,同时还可以看出,冬部与异部构成本借关系的情况极为罕见,独立性很强;其次,与铎部构成本借关系数量最多的为元部(6组),但元部与月部具有更加明显的对转关系(14组),因此铎部与阳部对转关系较为明显(2组)。除此之外,锡耕、质真两组各自情况较为复杂,但通过观察表2与表3可知,支锡与支耕、脂质与脂真皆存在明显的对转关系,同时表4中也存在锡耕、质真构成本借关系的例证,因此支锡耕、脂质真两组关系中各自韵部之间存在着对转关系。但相较于阴声韵与阳声韵、阴声韵与入声韵,阳声韵与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较少,活跃度较低。

由以上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构成本借关系数量统计分析可知,王力先生将上古韵部分为11小类是正确的,同一小类中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对转关系。

#### 四、结语

以上,对基于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古音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并对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总结,最后借助渤海大学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对已有的两个上古音声纽和韵部研究成果进行了验证,证明了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在部分古音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较为广阔。但目前字书字料库本借关系界面的信息标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信息还不完备,在本借关系界面的建设上还需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以期字书字

料库本借关系界面能够在未来的古音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54-55.
- [2] 万献初.音韵学要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3] 杨建忠.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的反思[J].古汉语研究,2014(2):56-65.
- [4] 柳建钰.例论字书字料库在字书汉字考辨中的价值[J].渤海大学学报,2017(5):85-91.
- [5] 王海根.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75.
- [6]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432.
- [7] 孟轲.孟子[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7:41.
- [8] 班固.汉书[M].庄适,选注.武汉:崇文书局,2014:82.
- [9] 梅膺祚,吴任臣.字汇 字汇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27.
- [10] 王兆鹏.上古韵部小类次序研究:以出土古文字通假例为依据[J].古汉语研究,2021(1):35-47.
- [11] 荀况.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361.
- [1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1.

(责任编辑:冯兆娜)

(上接第54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4.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4.
- [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10] 戴焰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87.
- [11]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09.

(责任编辑:白丽娟)